

一株番薯的联想

时代烙印

林柳仙

某日,就餐于一农家乐,点了几个招牌菜后,老板娘热情地问我们:“要不要来一笼蒸番薯,吃点粗粮好啊!”

番薯,我小时候是吃怕了的。于是,我笑了笑,拒绝了她的推荐。点完菜后,我转入后厨,瞥见一株番薯。一两左右的小个番薯随意地堆在墙角,足有两三百斤,堆成了一座小山。如果这座山更大一点或者再小一点,那就不会有以下的联想了,可偏偏它恰好就是这么大小的一株。

这么大小的一株番薯,曾经堆在我家老屋墙角,充满着我整个的童年。那时候的我天天早餐、午餐都是吃番薯,无可抗拒,仅可以挑选番薯的颜色——吃厌了红色就换紫

色或黄色。我撇着嘴,经常要流下委屈的泪水。

可怕的是,每年的秋冬,那个番薯堆就会出现墙角。父母从地里刨出番薯,把已经干枯的藤蔓削下来,送去牛栏给牛做夜草。然后,一担担番薯被挑回家,堆在墙角。一夜北风,让番薯的表面干燥,番薯变得极耐储存。这一株番薯直到吃完最后一根,也不会因为失去水分而变成干柴。到了来年夏天,早造番薯可以收获之前,吃不完的去年的晚造番薯就会腐烂或长出长长的新芽。这就是大自然的奇妙之处——新的番薯来了,旧的番薯可以放心撒场,完成自己作为粮食的使命。

番薯从传入中国那一刻起,便与“慈悲”二字不可分开。郭沫若先生曾专门作诗赞颂传播番薯的英雄:“挟来藤篮试密航,归来闽海勤耕植。”

据清《金薯传习录》记载,明万历21年(1593年),福建长乐人陈振

龙先生到吕宋岛(即菲律宾)经商,发现番薯不仅产量高,而且美味可口,便想引种回国。但当地严禁带出,于是陈振龙便和儿子陈经纶多番尝试,终于巧妙地将“薯芽”绞于缆绳之内秘密带回,在闽南地区种植成功,并在南方广为传播,造福世世代代。乾隆十四年(1749年),山东饥荒严重,陈世元先生从福建老家将番薯藤带到山东,并专门带去一批家乡的种植能手。几个月之后,“秋间发掘,子母勾连,如拳如臂”,得救者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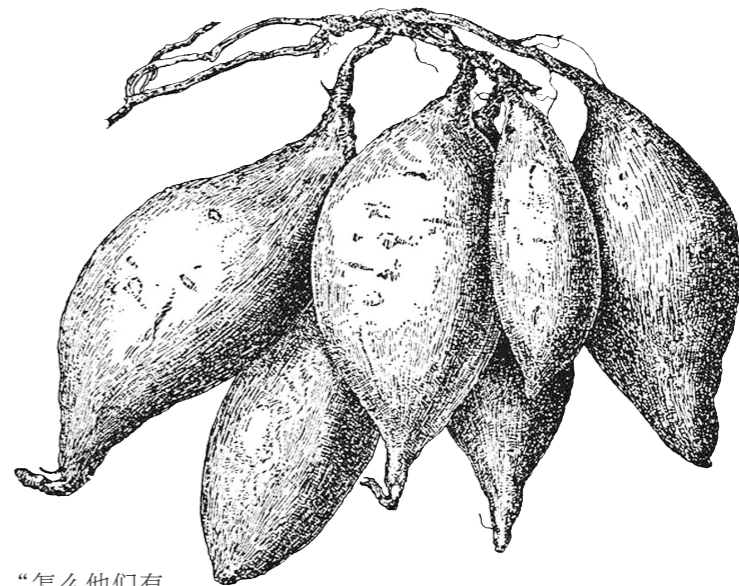
在父辈所经历的大饥荒年代,番薯再次担起救苦救难的重任。“六成番薯四成米”是当时老百姓梦中的饕餮大餐,如果能够吃上一个公鸡碗这么满满一碗番薯饭,那是一件超满足、超幸福的事。

番薯是这么的重要,以至它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老百姓的生活里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——财富的象征。那时,老百姓的温饱还没有解

决,自然也没有装扮生活的心思,但有一件事,是必须花心思的——那便是娶媳妇。当时女方家长只担心女儿嫁过去不能吃饱饭。所以,男方家为了显示自己家的粮食比较充足,总是想办法将家里的番薯弄高一点、大一点。但是番薯与番薯之间有缝隙,如果垫点东西在底下作弊,会被轻易识穿。不知哪个聪明的准婆婆带的头,从亲友邻居借来几担番薯充门面,成功后,仿效者众。当然,这种手段是骗不了本村人的。

后来,我们有幸得袁隆平爷爷的杂交水稻,每一个中国人,在改革开放之后都吃上了白米饭!

番薯完成了救人的历史使命,成了粗粮。它于是吃去救猪,成了猪的主食。那个时候,农村的孩子从懂事起便学会削番薯、煮猪食,然后提着齐腰高的泔水桶去喂猪。有猪便有书本,便有新衣裳,于是,再苦,孩子们也从不喊累。



“怎么他们有番薯吃,我们没有?”孩子瞥见邻桌一笼热气腾腾的番薯,顿时觉得手中的鸡腿不香了,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别人的饭菜。我只得把老板娘喊过来,“来一笼番薯。”“太好了,终于有番薯吃咯,我们不吃饭了!”孩子和她的小伙伴欢呼起来。

我默默地接过他们的饭碗,把剩下的饭粒扒拉到自己碗里。

腌腊肉

梁荣

暖暖的午后,走在台城的大街小巷上,看到了形形色色的腊肉,有在阳光的晾晒下渗出油来的猪肉,有散发着淡淡鲜香的鱼肉,有被晒得金黄的鸡肉……仿佛看到了故里的乡间小路,看到了广西融水大苗山的苗家吊脚楼,看到了母亲正坐在火塘边腌制腊肉的情景。

乡下腌腊肉要从腊月廿三开始,只有等到那个时候,在外面打工的儿女们归来,家家户户才开始宰杀鸡鸭,撒上粗盐,倒点自家酿的米酒腌上几天,然后掏出来放在火塘上方烟熏火烤,腌味开始在吊脚楼里弥漫开来。

孩提时,每到腊月廿五,父亲邀来亲朋好友,把养了一年的猪宰了置办过年的食材。杀猪那天,大人们忙忙碌碌的。父亲一大早就在楼前的空地上临时砌了个灶,然后烧一大铁锅的开水用来烫猪。母亲忙着准备木甑子蒸糯米饭,把看火的任务交给我们兄弟俩,就挑着撮箕去斜坡上的菜园扯葱、掐蒜、摘菜。大姐二姐负责给来帮忙杀猪的亲朋好友准备早上果腹的油茶……等猪一杀,家里就有了腌腊肉的食材。父亲负责把猪肉切成一块块,母亲准备好粗盐往猪肉上撒,然后用手小心翼翼地均匀地涂抹,最后放进盆里腌制两三天。食盐慢慢地融入肉块里,开始浸润占领,把猪肉里的血水慢慢排挤出来。母亲时不时翻着腌肉盆,凭盆子里的血水量来判断肉是否腌好。等肉腌好,烧一锅热水,把腌好的肉一块块地掏出来,放到锅里泡洗,捞起来挂在火塘上烘烤。火塘的火一日三餐从未间断,腌肉被烟火日复一日地熏烤,猪肉上的油开始渗出来,淡淡的火烟沾在猪肉上,渗入肉里,越熏火烟与肉的味道相融得越浓烈。这被火烟熏干的腊肉,夹着淡淡的柴烟味,切下一块用青椒爆炒,香辣美味,是道下饭菜。

这两年,我都选择留在江门过年,萌生了腌制腊肉的想法。于是,选购了一些新鲜的猪肉进行腌制。白里透红的肉在阳光下慢慢晒干,渐渐变成蜡黄,释放出淡淡的腊味。我靠近,轻轻一吸,有所感触地叹道:“香是香,就是少了点故乡那浓烈的烟火味。”

顺着街道继续往前走,走着,望着,寒风里包裹着腊肉的清香在阳光下弥漫开来,闻着,闻着,淡淡的乡愁涌上心头。

《归来》郭永东撰



诗歌

冬阳

李福辉

水银柱又滑落几刻
空气中浓郁的果香也渐渐淡了
风,不知听了谁的旨意
一次又一次剥落山川树木
枯萎的叶子含泪别母
如断线的风筝客寄别所
或轮回转世
流水的歌声,还有稀疏的鸟鸣
略带寒意
我们还在路上奔波,
或山间小道,
或闹市楼宇影子的缝隙处
阳光,从云层里探出身
让疲惫的步子走得轻快些

文艺谈

厚重与温度

——何曲强诗歌印象

山村

诗歌写作虽以抒情为主,但不抒泛滥、空洞和陈腐之情,诗歌不可天马行空地肆意肆肆。在当下诗歌创作中,如何做到张弛有度、有的放矢,使作品厚重而扎实,是摆在写作者面前的难题。

最近读了诗人何曲强的诗作,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何曲强为人率真、耿直、热心且侠肝义胆。他的诗歌风格质朴、纯情、厚重而有温度。他是湖南益阳人,却远离家乡,来到江门打工。生活在异乡的他,时时刻刻对自己的故乡与亲人满怀思念,因为家乡有“留在米仓里/喂养我们/喂养辽阔的山水和大大小小的欢喜”。同时,他在异乡的打工生涯也已经成为他无法割舍的生命的一部分,“柔和的光包围铁栏杆/机器上遗落着手套和体温”,他潜入生活的底层,从平凡人身上,挖掘诗意的生活和情感,使其创作的诗歌作品融入了生活的酸甜苦辣,接地气,有

人性的厚重与情感的温度。

何曲强的诗歌,常常从所叙述的寻常事物中找到诗的内核,通过某个普通的人、或某件平凡的事,凡中见奇,捕捉诗歌主题,从而增加了诗歌作品的厚重感。例如:祖父、祖母、父亲、母亲等至亲的家人,他们是与诗人血肉相连、一脉相承的最亲密的人,是诗人与世界的情感纽带。在现实生活中,每个人都从这些至亲那里,得到过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关爱,他们对于后代,有恩重如山的善举和美德,本就应受到世人的敬仰和爱戴,最容易激发人类的情感。因为,在这些至亲的家人身上所体现的无私奉献与无疆大爱,是人类社会最为纯真、诚挚的亲情,温暖着每个人的一生。特别是作为情感丰沛的诗人,对这些先辈更不可能无动于衷,漠不关心。作为诗人的何曲强,他不仅深刻领悟到了亲情的伟大,还用诗的形式表达

自己对家人的那份发自内心的情感,难能可贵。

何曲强在一首题为《母亲》的诗中写道,他读“母亲”两个字,需要扞磨又开启,需要牙齿的上下抵住,这一“扞”如春风、桃花,如炉火、雪崩;这一“抵”如稻草和青菜,给予人多少遐思与情怀。诗歌中的“举重若轻”,使“卑微”有了“厚度”,读出了“奔流的血”与“轻快的尘世”。正是这样的诗句,隐含着诗人心中对母爱的理解和尊崇,以至于“我一辈子也还不清的春天”。作为子女,面对母亲的付出与给予,如沐春风。岁月却无情地夺走了母亲的生命,诗人对春天欠下永远还不清的“债”。

“母亲”作为诗人最亲近的家人,从她身上折射的母爱,是人类社会最原始、最纯粹的爱。这正是何曲强诗歌创作的一大特点,他在诗中融入这份弥足珍贵的感情,使诗

显得厚重,作品读起来充实、饱满,读之有物,感人至深。

何曲强诗歌的另一特点是,作品的情感饱含人性之善美,细微中见宏大,纯真中含温度。何曲强的《祖母》一诗,写出了用“焦黄锅巴”加水、油、盐调配出来的生活;写出了一盆水承载的“祖母脸庞一样的花骨朵”,直击人间烟火。

祖母走了,她留下的粮食,喂养了她的后代,更是喂养了诗人的“感恩之心”。在这里,我不得不说,诗歌一直以来被人们认为是精神和情感的产物,其实,一首真正的诗,不是一味地抒发所谓的情,而是应该在其作品中,有真实可感的物象和意象,能够让读者读到如“洗脸、洗脚”“指甲花”“芭蕉”等实实在在的东西。人们可以从这些物象上,看到一个慈祥的祖母,传承下来的朴实与醇厚,能够从祖母身上映衬出善良的人性和高尚的

品德。这正是当下社会所缺失与陷落的。我们从何曲强的诗歌中,读到了祖母的纯厚和善良,这样的诗歌意境折射出亲情的温度,也是诗歌的温度。

在何曲强的诗中,像这样厚重而有温度的诗很多——他写父亲:“他习惯了软桥/这个连着脐带的地名/习惯了‘甘草调和诸药’/和爱情的难解难分”的乡情;他写祖父:“沉默的装着一座火山的祖父/志溪河滩的号子,破水的船队/滚动了资江,摇摆了无数山岗/还有我遥不可及的绿豆冰童年”。诗歌抵达的是人类最初的摇篮和最远的港湾。

我们读何曲强的诗,能在他的字里行间感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,品尝得到贴近现实的人间烟火。他的诗情画意中隐含着诗人对故土与亲人的眷恋,释放了诗人最纯粹的情怀,让他饱尝世事沧桑的诗作拥有了厚重和温度!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
(仅限本地作者):
k3502669@126.com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地址,并附上
银行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。

全民阅读

从订阅一份党报开始

欢迎订阅2023年《江门日报》

订报热线: 3511111 全年订价: 540元/份

赋能侨都 读懂江门



广告